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一層樓
第十九回 棄儒冠慕野歸農田 鄭忠言命齋思良友

話說璞玉追問「銀沙園中足跡圓」的緣故，琴默笑著慢慢說道：「你們自己不解詩意，偏又愛尋疵責人。我且問你，這首詩的題意是甚麼？」璞玉道：「這詩倒並非專以梅花為題，大要以今日之事為題的。」琴默道：「既然如此，總得把今日諸事都烘染出來才是，只因不是長詩，不能備述諸事，但須得說出其主要幾件，而今日主要的莫過於風雪了。這詩頭句說了花瓣，次句也只說了花蕊，第三句方並述『寒』，『去』二事了，這三句中全不曾說風雪，所以第四句中雖將園雪與人全寫出，只是未能寫出風，故趁便用一個『圓』字寫出來的。足跡本是長方的，卻如何又成了圓的呢，思想此事，可知風吹漫沒了足跡之半，豈不成了圓的又如何？此乃文義雙關之法，賢弟如何一時昏憤如此？」璞玉聽了這話，真個字字說得有理，竟無言可對，只低了頭，受他肆意數落。德清大笑道：「琴妹妹也不必只顧編了，雪也下大發了，天也快黑了，這會子我們吃了飯，趕早歸上房去吧。」丁香、橫紅等忙盛上飯來。且說那臘八粥，原是調得好，又因煮得久了，其實香甜。璞玉因腹內無文，空空如也，不言不語，坐著吃飯，一連噙了三碗，又叫盛飯來。原來取來的飯早已吃完，再去取的人還沒回來，因此，橫紅又忙遣人催去了。德清笑道：「好道這裡沒外人，若當著客人這麼缺起來，這可成了甚麼體統了，你們多取些來不好？」丁香哼了一聲，笑道：「如今都是量著頭做帽子的時候，斷無多出些來的事。」德清道：「你們素日耗費的還不夠使的。吃剩的飯食肉菜也總不愛惜，隨意喂貓喂狗的糟蹋，廚房裡的和管事的們見這般，如何不管束管束呢。」璞玉聽了，放下箸，合掌道：「阿彌陀佛！罪過，罪過，我到外邊見了那起窮苦人，一飲一食之艱難，回家來又見咱們家裡糟蹋的，真個也夠使的了。常言道：『豪家一席宴，窮戶半年糧。』慢說我們這一桌飯，就是下頭人們吃的剩菜殘飯，也可比莊戶人家的新年宴席了。況且我們花園裡的那麼多果子菜蔬，除一年大家吃的送人的外，也不知奢霍了多少！我這會子出去查田，進個莊戶人家看了，那家也算是個夠吃夠用的人家，宅旁也有個果樹園子，我閒逛著問他家的孩子時，他們說：『那園一年出的果菜，除自吃還能賣二、三十吊錢呢。』由此看來，不說我們園內果物，就是我們丫頭們戴了扔的花兒，大家吃剩的竹筍，一年也值二百吊錢呢！我自那日方知一個破荷葉，一根枯草根子，也都是值錢的。」琴默笑道：「這可真是膏粱紈綺之是，雖然原不知道這些事，你也是個讀過書識過字的人呢，別的書也罷了，竟沒看過朱子的《勿自棄》文？」璞玉笑道：「雖也看過，也不過勉人向善的虛喻浮言罷了，那知他自行如此呢？如何能信他說的都是真的！」琴默道：「難道朱子也是虛喻浮言的人嗎？他的話句句都是實事。看你剛到外邊應了幾天差事，只見了一見世面便把朱夫子也都看虛浮了，倘或見了外邊那些大事業，越發將孔夫子也都看虛浮了呢。」璞玉笑道：「你這等一個達人，原來竟沒看過姬子的書。姬子有雲：登利祿之場，外運籌之界者，窮堯舜之詞，背孔孟之道。」琴默道：「底下怎麼說的？」德清笑道：「他念的是斷章取義，若念出底下一句來，便罵了自己了。」璞玉大笑不止。琴默道：「天下無不可用之物，既可用之，便能值錢，難為你這般個聰明人，竟不知如此明事，也真奇了。」又說笑了一會子，當時飯已吃畢，遂各自披了斗篷，走出憑花閣來看時，因是濃雲天，日雖不落，早已黃昏。媳婦們都將裙掃雪清道。四人遂齊往介壽堂請安來了。

光陰似箭，歲月如流，轉眼間又已冬盡春來。且不说璞玉在內院隨心適意安閒享樂，枉自蹉跎歲月。

且說，賁侯畫客司丹青者，名春，號田人，乃是青州府義興縣人氏，生性孤傲，為人恬淡，自幼精工筆墨。雖生長衣冠門第，禮樂叢中，倒有個山林逍遙之風。少年時節，也曾磨穿鐵硯，坐破寒床攻讀過的。然縱有凌雲之志，爭奈時運不通，幾番應試，功名無緣。故他常對人言：「二十年試場，只可入五次，若及出仕之年，不得為官，只宜棄儒冠自尋事業。舉須入試之事，餘絕不為也。」不想年過三旬，鬚髮已白了好幾根了，那年赴京應試，依然無分。因此，無顏返歸故里，羞見父老，竟燒了詩文經注，但袖了寫字畫畫的筆硯，仿列國諸侯食客，週遊去了。

也因田人的緣分好，有人舉薦與賁侯，一見如故，情投意合，遂待以貴賓之禮。那田人不獨有揮筆成畫的一手絕技，尤可敬者，素日與朋友交往，無一字之欺妄，殊喜據實論理。蓋因賁侯自幼所逢之人，不是冷暖迎送之輩，便是躬背阿諛之徒，所以一見田人，為人樸誠，舉止端方，心中大悅。這田人也見賁侯屈尊禮賢，虛懷養士，凡有礙於名分，牽嫌負疑之事，別人不能直言，獨田人能正顏提醒。至於搖扇談文，剪燭論古，更是他熟慣的學問，所以賁侯待他與別人不同，愛如骨肉，敬若師保。相與日久，越發處得情投意合，雖一茶一飯，也不能相離了。

且說忠信府左近，富貴之家，賢達之士，也不止他們兩家，素常往來於賁府之豪門貴族，凡知田人的，無不與之相善，因此，不是來探望他的，便是來邀請他的，終日不絕。田人一身迎送，那裡應酬得過來。更兼筆欠紙債繁如毛髮，不是這一個求畫這個，便是那一個請寫那個，索畫請書者相繼而來。倘或疏忽了一件，便生出許多責怪來。說甚麼，我們一般相交的，如何分金磚玉瓦，厚此薄彼，云云。

田人棄了秀才不欲進取，原為「清閒」二字，如今不但不得清閒，反招了許多繁忙。自以為老大屈辱，一日忽然大怒，潑了顏料，砸了器具，焚了筆，碎了硯。他契交問：「這本與應考全不相干的，你既棄了進士前程，正該以書畫等事解悶，如何又這般毀了呢？」田人說道：「重書畫原是世俗沽名之計。權貴之書畫，縱使平平，能為世人視重罷了，若似我等山野之人，雖身為墨客，縱使十分好了，也只得看作一分，不惟不能賴為生計，便是枉費了筆墨送給人，反成為世人譏諷之笑柄。所以不如一發不做此事為上。」

不料招請田人的那些人家，原怕他多心為書畫勞動了他，所以請一次不去也就罷了。如今聽說他竟已止了書畫，倒全沒了礙難，或親身來央求，被逼不過只得去的，或自己不來，差人回過賁侯，戲耍一般的捉去的，直急得田人無計可施，忽然想出個避秦之計來了。也是因他素性但悅山谷林泉，不喜都市繁華，常懷耕雲釣月之心，所以暗地裡尋了凌河南岸距賁府四五十里遠近的一個去處，築起幾間茅舍，買了幾畝山田，以為終身之計。

初時不令一人得知，臨行方回明了賁侯。賁侯乍聞，心中甚是不樂，後來知其不可挽留，無計奈何，只得擇了吉日，邀會親友，設宴餞進田人。又商議，大家湊份，資助田人。當下，田人舉杯相囑，慢慢向眾人道：「在下此番遷徙，不可以尋常移居相比，蓋此一去，終此一生，閒遊田野，不復返此塵世矣。在喧鬧去處，若有遇我司春者，當可啜我面也。」眾人聽了此話，都不悅起來，說道：「司公此一舉，實是無趣了。古語云『小亂避自鄉，大亂避自城』，縱然驅兵馬動干戈之秋，村莊百姓尚避聚大去處呢，如今聖人在位，百姓安堵，無烽火之驚，無夜吠之犬，卻如何忽然興此村野之雅愛，又言語決絕如此？」

田人笑道：「正是趁此太平無事之秋，方欲遷居村野。設或犬吠月影，烽煙報警之時，欲為綠野田翁，豈可得乎？古人有雲：『爭名於朝，爭利於市。』我不爭名，又不爭利，志在一身之溫飽而已。甘美無如躬耕之粟，溫暖無如自績之布。況且，我索性不喜喧鬧，但願高臥安居，倘我仍居此地，雖可杜門辭客，仰臥安椅，然喧笑之聲，攪我深夢，高臥不可得矣。往來函儀，蔽我清興，安居不可得矣。希夷老祖之睡隱，穀子先生之坐眠，皆由其不居喧鬧之地使然也。倘居鬧市，必有人來攪擾，雖坐亦不過幾時，雖眠亦不過幾刻，豈得攜仙遊於枕上，信步壁間之畫中哉？」眾人聽了又道：「你真不願住在城內，如何不尋個離此不遠半野半城的僻靜去處呢？如此你既好避喧鬧，我們也好尋你去。若搬到那遠處，我們這幾人，因有家務之累，何得時聞尊教呢？」田人道：「入山惟恐不深，我既欲遁離塵寰，豈有居人耳目之地之理？半野半城之繁務，反比城裡為多，這事斷斷使不得。」眾人無奈，也無扳轉臥轍之理，只得相揖告別。

次日，田人便攜了妻兒，辭出賁府，入山去了。從此正合了田人閒雲野鶴之心，自由安閒度日，勝似得道仙人了。朝縛數木而築一樓，夕設一石而架小橋，相地栽花，因時種樹，過了數十日。一日清晨起來，點視了自家院落畢，飯後登山，席地而坐，因述

諸事之便易，吟成二首，回來寫了出來：

耕種之便

籬門外有十畝田，柵欄下逝一水灣，
歸就午餐雞鳴時，不勞婦女肩荷擔。

觀耕之便

窗通院外四下觀，垂楊綠草在眼前，
掀幕視彼農夫勩，教讀兒女亦不耽。

田人作罷詩，又自低吟，誦了幾遍，只覺得心曠神怡。才放下筆時，忽聽外邊敲得柴門響，只見一人，手持書信，走了進來。田人見是賁府中人，遂相讓坐下。拆緘看時，原來賁侯自他人入山以來，思念不已，所以邀會眾故友，寫了一紙竭誠的書信，請他依然歸來。田人方才入山，已得山水之樂的人，這豈能合他的心，遂提起方才現成的筆，在書尾批了幾個絕然不去的字，交給來人去了。

原來那些大人先生們，自田人去後，都掃了興，別人猶可，不過口頭說說罷了。惟賁侯，非但示於聲色，亦且現於形容，非但現於形容，更見諸夢寐之中了。思想田人臨去之前，索居一間斗室，留了多少如藥似玉的良言，一字一句無不有其教益。想到其間，心心念念，一刻也不能忘懷，又命璞玉寫了一面「奈何齋」三字匾，懸在那門上。又過了些日子，越發思念，因此與眾人商議，命李憲章寫了書信，差人前往相請的。

卻說，那差人歸來，將田人不來的緣故回復畢，呈上其批語。賁侯見了愈覺不樂，將書遞給了李憲章。李憲章看了，心中不然起來，冷笑道：「這老兒如何這般愚謬，倒學盧生不成？老爺可是必取這人來麼？」賁侯道：「縱然不能請來，也欲請到近處住下才好。」李憲章笑道：「叫他來，有何難處。老爺真個要他來時，不是小生誇口，賴老爺福威，只須略施小計，便可把那退縮老兒戲如木偶了。」賁侯問：「計將安出？」李憲章附耳低語：「只須如此這般。」說了一遍，賁侯聽了，捋鬚喜笑，遂吩咐管家們，依著李憲章之計行事。正是：

智縛日中金烏去，計捉月心玉兔來。

再說，內院深闔，歡度了正月，天已漸長，時亦漸暖，姑娘丫頭們都做起各自的針線活兒來，璞玉依舊上學讀書。

一日，金夫人、吳姨娘帶著德清姊妹們，在老太太跟前閒話，只見垂花門的舒二娘走進來回道：「南邊祁府的太太，昨日到此。今日往會寧寺上香，明兒要來我們府裡看老太太呢，先差兩個媳婦送禮請安來了，如今在外邊等候。」說畢，獻上禮物。金夫人看是上用內造國緞二匹，上用寧綢二匹，白玉如意一個，荷包一匣，遂命妙鸞收了。

原來這祁府與賁府世代相交，況且這祁夫人是這裡老太太姐姐的女兒，因此如今趁著在廟裡上香，探望老太太來了。當時老太太聞信大悅，忙命喚進差來的兩個媳婦。舒二娘忙出去將那兩個媳婦引進來了。看他們身上穿戴的也都象夫人小姐似的，二人都是過了四十歲的光景。一一見禮請安畢，老太太命他們坐，二人等吳姨娘坐後，方在下首坐了。老太太問道：「你們甚麼時候到的？」二人忙起身回道：「昨日方到，今日我們夫人往廟裡上香，先差我們來請老太太、太太安，看姑娘們的。」老太太笑道：「多年不見你們了，今日忽然來了，真個沒想到。」兩個媳婦也笑道：「多年不曾來，所以我們夫人想念老太太，來看望來了。」老太太問道：「可帶姑娘們來了不曾？」二人道：「沒帶別人來，只領我們公子來了。」老太太問道：「你們哥兒今年幾歲了？可是常在你們夫人跟前呢，還是跟著他奶奶呢？」二人回道：「今年十四歲了，因我們老太太喜愛非常，終日淘氣，不肯讀書。」老太太笑道：「這又不是和我們那個一樣了？你們哥兒叫甚麼名字？」兩個媳婦回道：「叫璞玉。」老太太向金夫人笑道：「他如何也叫璞玉？」德清在旁笑道：「自古至今同時隔代的同名的也盡多著呢。」兩個媳婦也笑道：「自起了這個名兒，也曾聽我們那邊的幾個老人說，好像在那裡聽過這名兒似的，只是這十幾年沒再聽說。」老太太道：「叫這名字的就是我的孫子了。」遂喚媳婦們吩咐：「傳外頭的，叫我的兒子來。」眾人齊應了個「是」，一時把璞玉自學裡叫回來了。

老太太笑道：「你們二人看我這孩子，比你們的璞玉如何？」兩個媳婦見了忙起身笑道：「可真是個奇事，我們若是在別的地方遇著，只怕當作我們的大爺了呢。」說著齊向前拉著璞玉的手問長問短，璞玉無奈，只得笑著問了好。老太太笑問道：「比你們的璞玉如何？」吳姨娘等忙道：「方才聽他們二人說，可知模樣兒也彷彿了。」

老太太笑道：「那裡有這等奇事，大家兒的孩子，自幼嬌養著，又生得柔嫩，看來多是齊整是有的，未必都是一模一樣的。」兩個媳婦笑道：「據我們看，這哥兒的性情究竟比我們那個好多著呢。」老太太忙問道：「怎見得？」兩個媳婦回道：「我拉著這哥兒的手問話時就知道了，若是我們那個慢說拉他的手，就是他的東西上，我們略沾沾手，就說弄腌臢了，便丟了不用。」話猶未了，吳姨娘、德清等都笑了起來道：「如果我們這裡差了人去，見了你們的璞玉，且又拉著他的手說話，他也只得勉強忍耐了。」老太太也笑道：「我們這樣人家的孩子，不管他怎麼淘氣，見了外人，也須大大方方的有禮數，他若不大方，不知禮數，素日也不能叫他盡著淘氣了。大人所以喜愛他們，一則因他生得討人歡喜，二則見了人札數上頭竟比大人還強，能叫人喜歡，叫人愛惜，所以背地裡縱著他們一些。他若不分內外，一味的淘氣，不顧大人的臉面時，縱然生得如何好，令人喜愛，也該往死裡打他。」兩個媳婦聽了齊笑道：「老太太說的極是，雖然如此，我們那個璞玉，有時見了賓客，禮數上頭真個比大人還強呢，所以凡見的人都喜歡他，只說又何必嚴管他呢。豈知他背地裡淘氣的厲害，大人想不到的，他都能作得出來呢。」又說了些話，茶罷，才跟著金夫人往逸安堂來了。

這裡老太太喚舒二娘來，吩咐賞了那兩個媳婦的東西。又喚葉兒命同兩個管家媳婦，到祁夫人下處回拜請他。分排已畢，心中驚喜，逢人便說：「他們也有個璞玉，說是性情兒也是一樣的。」眾人想來天下為官宦的大家裡，同名的也極多，祖母溺愛孫子也是常事，所以也不以為奇。惟璞玉心中不悅，無情無緒的跟著德清等往憑花閣來。德清一見便說：「好了，這會子，你放心淘氣去吧，先是『單絲不成線，孤樹不成林』，如今又出個對子來了。往後淘氣，要挨打的時候，好往南跑尋那一個去。」璞玉道：「姐姐倒信了他們那詭言謊語了？那裡還有個甚麼璞玉了。」

德清道：「怎麼沒有，列國時有個蘭相如，漢朝的時候如何又有了個司馬相如了？」璞玉哼了一聲笑道：「這也罷了，模樣兒偏又如何成了一樣的了，這可真是沒有的事。」德清道：「怎麼，匡人見了孔子如何誤認作是陽貨了呢？」璞玉笑道：「孔子、陽貨雖同貌卻不同名，蘭相如、司馬相如二人雖同名卻不同貌，偏我與他兩般都一樣了不成？」德清道：「你只會拌嘴，我也不與你分證，慢說兩般相同，也許是三般都相同了呢。有也罷，沒也罷，與我甚麼相干，明兒見了面，是真是假你自己知道就是了。」說畢，歪著身子睡了。正是：

移燈方知月色明，雀靜始聞蟋蟀聲。

詩曰：

芳豔群花各自謝，諸色麗雀四散飛，